

领袖与母亲

萧心力 主编

东方出版社

伟人从这里诞生

“春风两岸留晖远，秋雨韶山洒泪多”

——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文七妹

“那个家能够维持生活下去，全靠母亲”

——邓小平和他的两位母亲

“我离开母亲，也是为了母亲”

——刘少奇和他的母亲鲁氏

“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”

——周恩来和他的三位母亲

“唯有劳动人民母性，能育劳动人民领袖”

——朱德和他的母亲钟氏

“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，方足遂我一生之愿”

——任弼时和他的母亲朱宜

母爱母教永存心中

——宋庆龄和她的母亲倪桂珍

“阿母生我最艰难”

——叶剑英和他的母亲陈秀云

■ 领袖与母亲 ■ 伟人从这里诞生 ■

萧心力 主编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鲁 静

装帧设计:曹 春

版式设计:卢永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伟人从这里诞生——领袖与母亲/萧心力 主编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5.6

ISBN 7-5060-2077-7

I. 伟… II. 萧… III.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-生平事迹-中国
②党和国家领导人-母亲-生平事迹-中国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1176 号

伟人从这里诞生

WEIREN CONG ZHELI DANSHENG

——领袖与母亲

萧心力 主编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

字数:140 千字 印数:0,001-6,000 册

ISBN 7-5060-2077-7 定价:15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目 录

“春风两岸留晖远,秋雨韶山洒泪多”

——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文七妹 曹志为(1)

“那个家能够维持生活下去,全靠母亲”

——邓小平和他的两位母亲 王 宁(11)

“我离开母亲,也是为了母亲”

——刘少奇和他的母亲鲁氏 张文和(18)

“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”

——周恩来和他的三位母亲 陈 澍(25)

“唯有劳动人民母性,能育劳动人民领袖”

——朱德和他的母亲钟氏 萧心力(31)

“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,方足遂我一生之愿”

——任弼时和他的母亲朱宜 章学新(39)

母爱母教永存心中

——宋庆龄和她的母亲倪桂珍 艾 菲(46)

“阿母生我最艰难”

——叶剑英和他的母亲陈秀云 范 硕(60)

与时俱进的伟大女性

——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振德 陈艾菲(76)

“娘你想宽些，苦日子总有个头”

——刘伯承和他的母亲周寅香 陈 文(92)

看似寡情却多情

——陈毅和他的母亲黄培善 罗英才(99)

悠悠母子情

——徐向前和他的母亲赵金奎 天 乐(111)

“她为我们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”

——聂荣臻和他的母亲唐雨衫 邹 文(119)

“我母亲是一位可敬的妇女”

——蔡畅和她的母亲葛健康 蔡阿松(128)

“只有她的慈爱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”

——瞿秋白和他的母亲金璇 日 心(141)

“只要儿孙们争气，做娘的累死也心甘”

——恽代英和他的母亲陈葆云 张 铁(148)

“阿娘是苦过的”

——鲁迅和他的母亲鲁瑞 艾 菲(160)

“思念着母亲,我一阵阵鼻酸眼胀”

——郭沫若和他的母亲杜邀贞 陈 澍(168)

“有母性如此,中国不可亡也!”

——廖承志和他的母亲何香凝 余 悦(178)

“春风两岸留晖远，秋雨韶山洒泪多”

——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文七妹

曹志为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

毛泽东，一个震古烁今的伟人，一个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解放的共产党领袖。他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普通村落，孕育他的是一个普通农家女。

普通农家妇，度诚信佛女

毛泽东的母亲 1867 年生于湘乡四都唐家坨文家，是一个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农家女子。不过，从 30 年代以来的一些书刊资料中都称毛泽东母亲为“文其美”，但这其实是一种误传，根源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西北之行。

1936 年，这位刻意追寻东方魅力的美国人克服重重难关，走进了中国革命圣地——延安的一个窑洞里。面对这位不同寻常的异国青年，毛泽东敞开了心扉，第一次向一个西方新闻记者讲述了他的生平、他的父母。毛泽东用他那一生都没改变的湘潭乡音告诉斯诺：“我母亲，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。”斯诺按其音记下

了,以后,再译成中文时,竟成了文而又雅的“文其美”,并从此流传开来。

其实,同当时许多没读过书的农村女子一样,毛泽东的母亲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,只是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,家庭及邻里称其为“七妹”。渐渐地,“文七妹”的称谓也就沿用下来了。

文七妹长的中等身材,容貌端秀,圆脸庞,宽前额,有一双聪慧的眼睛。毛泽东的外貌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母亲的这种特征,他自己也曾承认:泽民弟肖父,脸型有点像印度人;自己则肖母,也是圆圆的脸庞,高高的前额,一双清亮的眼睛。

旧社会重男轻女,男尊女卑。文家虽然家境小康,父母对文七妹也有些娇惯,但娇而不重,既没有让她外出干活,也没有让她上学念书,只是让她在母亲身边学纺织,做针线,在炉灶灶屋实践操持家务的本事。13个年头过去了,文七妹长大了,长高了,长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,也就在这一年,她开始了人生的一个转变。

文家的祖坟墓在韶山冲龙眼塘,每年清明时节文家都要前去祭扫。唐家坨与韶山冲隔着云盘大山,相距十余华里,为了这每年必走的一趟,文家得在韶山冲找个落脚处。于是,由父母做主,刚满13岁的文七妹跨进了韶山毛家的大门,开始了她的冷清、孤独的童养媳生活;至她18岁时才与毛贻昌“圆房”完婚,正式为人妻。

有了自己的家,意味着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,有了一种寄托,文七妹开始从落寞寂寥中解脱出来。待到第一个男婴降生时,她更有了一种宽慰感觉。然而,好景不长,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不久便夭亡了,文七妹由喜生悲,愁肠万断。大约又过了一两年,第二个男婴又降生了,文七妹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喜色。

可是，这个小生命不久又匆匆离她而去。雪上加霜般的打击，使文七妹的心灵受到难以承受的创伤。为了使自己摆脱痛苦，同时也为了能保佑自己的后代福大命大，她信佛了，并且至死不移，成了佛祖一名虔诚的信女。

1893年12月26日，文七妹生下了第三胎，这就是毛泽东。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后，生怕他“根基不稳”，再遭夭折，每日烧香拜佛，祈求佛祖保佑，从不误时，也从未隔断，并同时吃起了“观音斋”。即使这样，文七妹还是不放心。她娘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坪，内有一股清泉流出，四季不竭，潭口矗立一块大石头，高二丈八，宽二丈，石上建有一小庙，经常有人来烧香祷拜，人称“石观音”，远近闻名。文七妹又抱着襁褓中的毛泽东来拜“石观音”为干娘，并寄名为石头，因毛泽东排行第三，大家便唤他为“石三”。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，曾设宴招待乡亲父老。他在席间风趣地说“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，就差位长辈没有来。”大家问是谁，他笑呵呵地说，就是我那“石干娘”呀！即便如此，文七妹心里仍不踏实。她又让儿子认七舅母为干娘，因她儿女多，可托福沾光，使毛泽东容易养活。

在母亲这种虔诚信佛思想熏陶和不倦的言传身教下，少年毛泽东也曾是一位迷信神佛的男童。他常随母亲去佛堂庙堂抽签问卦，在家门外祭拜天地，在神龛前祭拜祖宗。毛泽东在9岁时就和母亲一起非常认真地讨论过父亲不信神佛的问题，并与母亲一道试用过许多办法劝说父亲信佛，但都没有效果。他因此非常焦急和烦闷。据传，毛泽东15岁那年，由于母病须要许愿于神佛菩萨，以求早日康复，他曾徒步南岳“朝圣进香”五步一拜，十步一跪，一直跪拜到南岳庙。1959年毛泽东重返故居时，曾站在堂屋里指着神龛说：“这就是我小时候初一、十五工作的地方。”当然，

随着岁月的更替、知识的增加，后来毛泽东对神佛的信仰便逐渐淡薄了。

吾母高风，首推博爱

继毛泽东之后，文七妹又生下了毛泽民、毛泽覃兄弟，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建。在这个五口之家中，文七妹最忙碌最辛苦。她抚育孩子，操持家务，养鸡喂猪，锄园种菜，样样活都得干，又样样都安排得有条有理。她的节俭也是远近传闻。餐桌上的饭粒总是拈起粒粒归口，连沾在猪嘴巴上的残溜糠屑也要洗净入槽，让猪食尽。文七妹的勤劳俭朴和默默操劳，对于毛贻昌振兴家业，无疑起到了“贤内助”的作用。

佛祖倡导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作为佛祖的一位虔诚的信徒，文七妹博爱淳朴，乐善好施，极富同情心，怜惜穷苦百姓，时常尽可能地接济他们。韶山冲一带至今仍传颂着她济苦帮贫的桩桩往事。

毛贻昌有个堂弟叫毛菊生，由于家境穷困，又遭天灾，迫于无奈，要将赖以养家糊口的七亩田出卖。毛贻昌打算乘此机会以最低价买下。文七妹得知此事后，一反平常的温顺性情，坚决反对丈夫的这一做法，并劝说他应帮助自家弟弟渡过难关才是。少年毛泽东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，陷于孤立的毛贻昌最终也只好作罢。此后，每逢年关时节，文七妹总是悄悄地给这家亲戚送些白米、腊肉。

有一年冬天，文七妹正在家门口做事，突然，有一老一少、衣着褴褛的要饭女人来到了她的面前，长者有气无力地哀求道：“大

慈大悲的主人家，我家有好几天没揭开锅了！可怜可怜我这个孙女，给点米回去做顿饭吃罢！”说着老幼双双跪下求赐。文七妹赶忙放下手中的活，哽咽着招呼她们起来，并随即回屋盛了两大碗饭给祖孙二人，然后又给她们的口袋装满了米。

文七妹不仅自己行善，对于孩子们行善乐助的举止，她也总是给以嘉赞和支持。

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时候，发现一位同学因家境贫苦，每天来上学都没带中午饭，饿着肚子上课，他就把自己带来的饭菜分给这位同学吃，于是，每每回家以后便是一副饥饿之相。起初，文七妹以为儿子饭量大是苦读经书所致，就让毛泽东换成大碗带饭，结果依然如此。文七妹好生奇怪，便问缘由。毛泽东照直说了，母亲非但没有责怪，相反赞许了儿子的举动。以后，文七妹每次都让毛泽东带上两份中饭。

有一回，文七妹让毛泽东挑两箩筐白米给私塾先生送去。可不到一会儿，儿子就挑着空箩筐打回转了。文七妹感到疑惑，心想从家到私塾有好几里路，照道理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回来。毛泽东看出了母亲心中的疑问，没等到母亲问起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：他出门不久就遇上本家毛承七夫妇吵架，他们家已断粮，承七嫂只好带上女儿上外村讨米，承七是条硬汉子，骂婆娘丢了他的面子，这样两口子就吵起来了。于是，他就把那两筐米挑进了承七家。文七妹听罢，赞扬儿子做得对，赶紧又装好两箩筐米，让毛泽东再挑去私塾，并嘱咐了一句：“莫让你爹看见。”

母亲的善行在毛泽东的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他深深感受到了母亲品德的伟大。文七妹去世后不久，毛泽东在给他的同学、好友邹蕴真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赞扬了母亲的品格。他说，世上共有三种人：损人利己的人；利己而不损人的人；可以损己而

利人的人。而他的母亲正是这最后一种人。

有位哲人说过,母亲是人类的第一位老师。文七妹的高尚风范,像雨露滋润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田,从而在他的心灵深处,刻下了对穷苦人深深的同情。有关这方面的故事,至今仍盛传着不少,这里仅介绍几则。

有一年秋收时节,天空上布起了乌云,眼看就要下大雨,许多人都忙于收自家晒场上的粮食,毛泽东却去帮助邻居的毛四阿婆抢收谷子。当他赶到自家晒场时,雨点已落下来,父亲责备他是吃里爬外,不抢收自家的谷子,毛泽东却理直气壮地回答:毛四阿婆家里穷,租种东家的地,还要交租子,淋湿一点就不得了;我们家种自己的田,谷子都是自己的,淋湿一点自然不大要紧。

一年夏天,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。行至湘乡五里牌时,他看见一位挑担的老汉步履艰难,便赶上去问:“老伯,你担这么多盐到哪里去?”“我到凤音四都!”“我也去凤音四都,我帮你背一点吧!”“那太好了。”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,把两条裤脚扎好,装了满满一裤子盐扛着,硬是绕道走了多里,把老伯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,饭也不吃就走了。当他回到唐家坨时已是晚上掌灯时候了。

一个冬天,毛泽东在去学校读书的路上,遇到一个穷苦的青年在风雪里只穿着一件单衣,冻得浑身打颤。毛泽东立即走过去亲切地询问他家中的情况。当了解到他家境贫寒时,毛泽东毅然脱下自己的一件夹衣给了这位青年。等到假期回来,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,问其原因,毛泽东才把实情说了出来。

一家毛姓农民,把猪预先定卖给了毛貽昌。不久,猪价涨了。当毛泽东奉父亲之命去赶猪时,那位农民唉声叹气,埋怨自己运气不好,将猪卖早了,损失了好几块钱。并说,对于有钱人来说这

点钱算不了什么，但对自己来说可是一个大数字。听完这番话，毛泽东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。

当然，毛泽东并没有只停留在周济贫苦人的举动上，他又超越了她的母亲，实现了升华——“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”。也正是有了这种升华，毛泽东走向了伟大。但是文七妹可谓是这条伟大之路的最初引路人。

一掬慈容何处寻

1910年秋，毛泽东挑着母亲给打点的行李，告别了父母，告别了家乡，开始了独立的生活，并不断接受新事物，新思想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但是，无论是在寒窗苦读的日子里，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，以及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，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母亲的高尚品德，母亲的慈容，一直铭刻在毛泽东的心间。

长期的艰苦劳累，文七妹终于支持不住了，这位养育了伟人的母亲病了，而且得的是当时难治的两种病：喉炎与淋巴腺炎。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陷入了对病母的深深忧虑之中。1916年6月24日，他在致同窗好友的信中说：“病母在庐，倚望为劳，游子何心？能不伤感？”并“决行返舍”探望。毛泽东的归来，使母亲的心情宽慰了许多，病情也有所好转。

1918年，文七妹的病情日渐加重，被接回了娘家。这年七八月间，毛泽东又一次回乡探母，但他的事业又使他不得不舍下已51岁的母亲，于8月中旬回省城，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北上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。临出发前，他致信七舅父文正兴、八舅父文正莹：“家母在府上久住，并承照料疾病，感激不尽。乡中良医少，恐久

病难治，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。今特请人开来一方，如法诊治，凉可收功。如尚不愈之时，到秋收之后，拟由润芝（即毛泽东——引者注）护送来省，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。”其孝心由此可知。

毛泽东一去就是大半年，回到湖南已是1919年4月了，而此时，文七妹也已由毛泽民护送到了长沙就医治疗。母亲病重，做儿子的没能悉心照料，毛泽东对此深感内疚。于是，他此次一回到长沙便“亲侍汤药，未尝废离”。这样，母子之间才有了自1910年毛泽东离家外出求学后最长的一段朝夕相伴。但是毛泽东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母亲最后的相聚。其间，毛泽东和大弟泽民、小弟泽覃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，这是文七妹平生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照相。

文七妹生怕自己拖累儿辈，病情稍有好转，便返回了韶山冲。然而，回到家后不久，文七妹的病情就日渐恶化。1919年10月5日，这位操劳了一生的贤良女性，在一声轻似一声的“石三伢子”呼喊声中离开了人世。此时，毛泽东正领导驱张运动，他在接到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书后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匆匆交代任务，就领着小弟直奔韶山冲。可是已经晚了，母亲已入棺两天了，无缘再见上最后一面了！当听说母亲临终前还在喊着自己的名字时，毛泽东心里更是悲痛难忍，放声恸哭！

毛泽东一连几天都守在母亲的灵前。青灯幽幽人已去，母亲的音容笑貌，却依旧在眼前。回想起慈母的高风节和深恩厚泽，毛泽东思绪万千，和泪写下了动人心魄的《祭母文》：

“吾母高风，首推博爱。远近亲疏，一皆覆载。恺惻慈祥，感动庶汇。爱力所及，原本真诚。不作逛言，不存欺心。整饬成性，一丝不苟。手泽所经，皆有条理。头

脑精密，劈理分情。事无遗算，物无遁形。洁净之风，传遍戚里。不染一尘，身心表里。五德萃萃，乃其大端。……病时携手，酸心结肠。但呼儿辈，各务为良。……养育深恩，春晖朝霭。报之何时，精禽大海。呜呼吾母！母终未死。躯壳虽殒，灵则万古。有生一日，皆报恩时。有生一日，皆伴亲时”。

全文共414字，把青年毛泽东对母亲的无限深情和无尽哀思，尽情流于笔端；母亲的博爱高风和对子女的殷殷之情也跃然纸上。毛泽东言犹未尽，又挥泪作挽联两副：“疾革尚呼儿，无限关怀，万端遗恨皆须补；长生新学佛，不能住世，一掬慈容何处寻？”“春风两岸留晖远，秋雨韶山洒泪多。”

按照农村的老习俗，直到过了“头七”，毛泽东才带着满腹悲痛，离开韶山，回到长沙，继续革命。此后，毛泽东又曾于1921年春、1925年春夏和1927年初三次回到韶山冲，每次都忘不了要到父母合葬的坟前凭吊，以表缅怀之情。

32年过去了，别梦依稀。1959年6月25日，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于九泉之下的父母亲的怀念之情，回到了韶山。翌日清晨，他独自一人快步朝着旧居对面的山上走去。在碑文上写着“显考毛公顺生、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之墓”的坟茔前，他停住了脚步，献上了由随后赶来的警卫人员采来的一束松枝，双手合十，三鞠躬，口中念叨着：“父亲、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！前人辛苦，后人幸福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……”下山后，他又对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：“生我者父母，……我下次再回来，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。”在参观旧居里父母的卧室时，毛泽东深情端详着双亲大人当年留下的照片，对随同人员说：“我母亲的

颈上长了一个包,穿一个孔,只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,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。”他的话讲得很轻,但很沉重,饱含着深深的缅怀之情。

“那个家能够维持生活下去，全靠母亲”

——邓小平和他的两位母亲

王 宁

邓小平有两位母亲，一位是生母，姓淡，一位是继母，姓夏。

1904年8月22日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。按照族谱的辈序，父亲给他起名邓先圣。5岁入私塾的时候，私塾先生认为：孔夫子尚且为“圣”，你怎么能为“先圣”呢？于是，先生做主，为他起了个学名叫邓希贤。这个名字，一直用到1927年，他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才改名为邓小平。

广安，地处巴东丘陵，有嘉陵江与流渠江穿越而过。这里虽不如成都平原富庶，但因其物产丰饶，被称为“金广安”。经过几代人的劳作，到了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远这一辈，家里有了40亩地，十几间房，还兼营缫丝、制粉作坊，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。

谈起生母，邓小平总是满怀深情：当时那个家能够维持生活下去，全靠母亲。

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长年在外，不理家务，所以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，都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主持。

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望溪乡，她没读过书，也不识字，但端良贤淑，明达事理。16岁那年，淡氏嫁给邓绍昌，当时淡家的产业要比